

企鹅人生
PENGUIN
LIVES

圣女贞德

[美] 玛丽·戈登 著
王秀莉 译



Joan of Arc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企 鹅 人 生

PENGUIN
L I V E S



圣女贞德

〔美〕 玛丽·戈登 著

王秀莉 译

Jean of Arc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title of **Joan of Arc** by **Mary Gord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pper Publications, L.L.C and Viking,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A Lipper / Penguin Book



“企鹅”及其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
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许可，不得擅用。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圣女贞德 / (美) 戈登著; 王秀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12
(企鹅人生)
ISBN 978-7-108-05181-3

I. ①圣… II. ①戈… ②王…
III. ①贞德 (1413~1431) —传记
IV. ① K835.657=3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8590 号

总译审 胡允桓
策划编辑 刘靖
责任编辑 郭晓慧
特约编辑 赵轩
装帧设计 蔡立国 索迪
版式设计 薛宇
封面版画 莫舜雯
责任印制 卢岳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3-59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字 数 120 千字 印张 7.5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致 谢

在位于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里，关于贞德（Joan of Arc）的书共有两万多本。这个数字表明，在其中读到有价值的作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爱德华·鲁西-史密斯（Edward Lucie-Smith）和玛丽娜·华纳（Marina Warner），两位作者的同名作品《贞德》均为研究这一人物的杰作。

后世的研究者十分幸运，因为关于审判贞德的资料都被保存了下来。我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由 W. S. 斯考特（W. S. Scott）从“奥尔良手稿”（Orléans Manuscript）翻译而来的审判记录。

我非常感谢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两位同事的慷慨相助——他们是历史系的乔伊·凯亚（Joel Kaye）和英语系的克里斯托弗·巴斯维尔（Christopher Baswell）。我同样想对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历史系荣誉教授乔

安娜·麦克纳马拉（Joanne MacNamara）致以深深的谢意。

另外，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丈夫亚瑟·卡什（Arthur Cash），以无限的耐心为我提供的巨大帮助。亚瑟是一个注释天才，虽然作为一名战争史专家并不得志，但作为一名传记作家，他却取得了令我无法企及的非凡成就。我以身为他的妻子而骄傲。

年 表

1337 年	英法百年战争开始
1412 年 1 月 6 日 (据推测)	贞德出生
1420 年	《特鲁瓦条约》签订
1424 年仲夏前后	贞德第一次听到那个“声音”
1428 年 7 月	逃到纳夫夏特尔
1429 年 1—2 月	前往沃库勒尔
2 月 13 日	离开沃库勒尔，前往希农
3 月 6 日	到达希农
3 月 9 日 (前后)	受到王太子接见
3—4 月	在希农、普瓦捷、图尔、布卢瓦
4 月 28 日	到达奥尔良城外
4 月 29 日	进入奥尔良
4 月 29 日—5 月 10 日	在奥尔良

5月7日	炮塔城堡一日战斗
5月8日	总攻
5月10日	离开奥尔良
6月11日—12日	攻克雅尔若
6月15日	在卢瓦尔河畔的默恩
6月16日—17日	攻克博让西
6月18日	帕提战役
7月17日	查理七世加冕
7月21日	查理七世和贞德离开兰斯
8月12日	拉尼勒塞克
8月18日—23日	在贡比涅
8月26日—9月8日	在圣但尼和拉夏贝尔
9月8日	进攻巴黎（贞德受伤）
9月9日	在拉夏贝尔和圣但尼
9月10日和13日	在圣但尼
9月13日	离开圣但尼，前往卢瓦尔
11月24日	攻打拉沙里泰
1430年4月	拉尼之战
5月23日	贡比涅和马戈尼之战；贞德被俘

5—7月	在博韦，沦为囚犯
12月25日—5月30日	被囚于鲁昂菲利普·奥古斯都城堡的塔中
1431年1月3日	由英国人押解到宗教裁判所
1月9日	审判开始
5月24日	弃绝书
5月30日	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1450年	为重新审判所做的证人调查开始，由纪尧姆·鲍伊勒负责
1452年	调查在迪涅主教艾思妥特维勒和法国宗教法官让·布莱哈尔的监督下继续
1455—1456年	加里斯都三世教皇下令继续调查
1456年7月	加里斯都三世教皇重新判决

前 言

历史上仅有少数人是不折不扣的主角，而她就是其中之一，她从不是附属品和受人操控的工具，永远都是众人的焦点。

——约翰·赫伊津哈

她超凡的魅力……冲破了传统与习俗的束缚，颠覆了所有的神圣概念，迫使所有人都臣服于某种前所未有的东西。

——马克斯·韦伯

青春在激情之中忘却了自我……当青春发现美丽的所在，就会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这是毫无疑问的。

——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

1999年3月14日，欧洲大陆，法国，诺曼底省，鲁昂市（Rouen）。那是一个和煦的春日，暖和得不像这个季节。下午五点，人们把夹克搭在肩膀上，坐在咖啡馆外面，恣意地接受着艳阳的洗礼。此时的阳光自然而然，恍若神迹，还透着几分慵懒的气息。我们所在的市场便是当年贞德被施以火刑的地方。人们曾经试图将这里打造成城市的中心，这里有一片开阔的空地可以做市场，旁边是一座天主教堂。总有些好主意不一定会成为现实，这就是其中之一。如果由一个天才负责设计也许能够实现，可惜事与愿违。教堂的外观好像一条底朝天的船，如此设计显然是为了和海洋拉上关系——鲁昂是一座以航海为业的城市。但是这个概念并没有成功传达，我们只觉得这是一个过于特立独行、令人失望的怪诞景观。教堂和普通的现代建筑一样严肃阴郁，与我们的想象背道而驰，原以为朴实的材料和充足的采光就能缔造出美，当希望落空时，令人失落的不只是艺术，还包括自然。

那是一个星期天，下午过半，将近黄昏。人行道上低垂着一抹红光。这个不够现代的地方为生活不顺的失业青年提供了避难所。一群头发油腻的文身男孩将烟头丢在地上，两个稍小些的孩子以令人不安的暴力方式把

足球砸向市场的墙壁，这声音让人心烦不安。他们一次次地将球丢在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于1964年写下的句子上：“贞德，没有坟墓，没有遗像，因为英雄的栖息之地就在世人的心中。”我尝试在足球撞击墙壁的间隙去辨读这些文字——嘭，嘭，皮球不断击在混凝土墙上，给阅读留下的间隙实在有限。

墙的左侧是一个公共厕所，门前也有鬼头鬼脑的少年。突然间，传来女孩们大叫的声音。在场所有人都驻足观看。两个女孩，都穿着牛仔裤、靴子和背心，正厮打在一起。一个女孩将另一个攒倒在地，骑坐在她身上，打她的脸。人群里一个男孩徒劳地劝她们停手。围观的人没有一个站出来阻止。之后警察赶来，众人作鸟兽散，只有从教堂伸向街道的混凝土斜坡上留下一小摊血迹。

就在这个地方，五百多年前，一个和刚刚打架的那两个女孩同龄的少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刚刚目睹的事情依然会令我们心头一凛，因为那两个打架的女孩使用的暴力远比男孩子打架令人震惊。女孩不应该使用暴力。女孩也不应该成为战士，因为战士的生涯充满暴力。她们不应该被活活烧死。我们对女孩的想法正是如此，而贞德的生命轨迹则恰好相反，五个世纪以来成为无数谜团的源头。

她必须被看做一个女孩。我们对她的理解必然要紧紧围绕她的年纪和性别。她很年轻，是个女性，基于这两点事实，在任何一个时代，其所作所为的解说都不可避免会被渲染夸大。

她自称 La Pucelle，意思是少女或处女。这是她关于自己的描述，她希望别人记住的身份，如同一个纹章般的烙印。这是她关于自己性别状态的声明：她是一个年少的处女。不过，她还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少女。所以，在了解事实之前，我们必须先梳理一下我们对于女孩的联想：可人、富有魅力、天真无辜，让人心生保护欲，就如同叶芝（Yeats）的诗《为吾女祈祷》（“Prayer for My Daughter”）中所描述的那般：

愿她成为一棵树，枝影重叠，
她所有的思想像一只只红雀，
愿她只有在追逐中的欢乐，
愿她只有在斗嘴中的欢乐，
愿她生活得像一棵葱笼的月桂树，
扎根于宝贵的永恒的泥土。

但是这个女孩是一个战士。“战士”这个字眼强迫我们采取一套和看待女孩截然不同的方式。战士必须用沉重的词来描述。他们是保护者，而不是受人保护的人。对他们来说，天真是一种奢侈，如果他们纵容天真的心态，只会给我们和他们自己带来危险。如果他们只愿意享受追逐嬉戏和吵架斗嘴的快乐，或是愿意孤独地扎根在某一个地方，那么我们便只能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大家了。

贞德，这名少女及战士，强迫我们在两种性质和温度截然不同的水中沐浴，就如同同时在咆哮的海洋和温暖的湖泊中游泳。同时包容如此不同的元素并达到一种平衡，是非常困难的，很少有人能够忍受。要理解贞德，当然也不容易。大多数人心目中的贞德形象，单一而静态，其矛盾特性早已被淡化忽略，成为人们心中所想的一种简单映像。



她独一无二。



她独一无二。

我们权且相信所有人都是如此。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在被刀抵着脖子或被枪抵着头时还能大声说出自己的

信念，不认为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且无法替代的，我们就无从了解真正的自己。但是生活并非如此，我们做不到。我们的信念建立在相似性之上。我们进行DNA检测；我们会说“你希望邻居是什么样的？”或者“男孩就应该是男孩样”。我们谈论文艺复兴的人士，我们谈论开国先烈。

但是贞德站在一片荒野之中，与其他人毫无相似之处。她空前绝后。在西方世界，生于1800年以前的人中，也许她是除耶稣以外最家喻户晓的。街上的路人人都能勾勒出她的形象：一个穿着铠甲的女孩。人们能说出她是法国人，说出她很早就死了，知道她穿着男人的衣装。你可以尝试勾勒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影响深远的人物，说出其三个特征。尼禄（Nero）？拿破仑？每个国家都有本国的圣人——林肯、加里波第（Garibaldi）——可是，一个西班牙或者丹麦孩子是否能从一堆肖像中认出他们来呢？一个印度朋友告诉我，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小时候扮演过贞德。还有哪个历史人物能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呢？

能与贞德媲美的都是些神话传说里的人物：罗宾汉、亚瑟王。但是贞德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她为世人所

知的，都能在审判她的证词中得到证明。和其他历史人物不同，她不需要我们去杜撰故事才能变得鲜活（她的故事里没有被砍倒的樱桃树）。我们不需要去创造任何东西，我们甚至得压制这种创造的冲动。

因为我们需要的贞德是一个性格单一的稀有的形象。一个女孩，穿着金属制成的尖头鞋子，那尖头总是插进大地。实际上，她的形象又是飘忽不定甚至自相矛盾的。她真正的魅力就在于此，那些矛盾并没有随着她的死亡而销声匿迹。

史实其实一目了然。1412年1月，她生于栋雷米（Domrémy），那里属于现在的法国洛林省（Lorraine）。她的家乡饱受那场1337年爆发的王朝斗争——英法百年战争的战火摧残。

她的父亲是个在当地颇具威望的农民，在地方立法会中担任代表。她有三个兄弟姐妹。她习练传统的女红，有时候还要负责放羊。十二岁生日前后，她开始听到神的声音，那声音起初对她说要保守童贞以拯救自己的灵魂。后来，那信息变得越来越具体：她必须将王太子

加冕^①为国王，从英国人的手中拯救法国。

她说服当地的勋爵将她引荐给国王，又说服国王让她带领一队人马去解奥尔良（Orléans）之围。她在战役中的出现扭转了形势，法国胜利了，这是长久以来法国的第一次胜利。她在兰斯城（Rheims）为王储加冕。但是很快，她的军事命运发生了逆转；她经历了几次战败，最终被勃艮第人俘虏。勃艮第的公爵本是法国国王的亲戚，却与英国人勾结。她被出卖给英国人，最终被法国的教会判处火刑。

除了贞德以外，这段历史中由始至终还隐藏着一个最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便是时间。正是时间令贞德的历史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凄美意味。首先，时间是贞德年轻生命的创造者和终结者。她离开家乡并率领军队作战时年仅十七岁。这一点广为人知。而人们并不熟悉的是，她的军事生涯很短暂，特别是作为一个成功的军事领导者而言。她作为一名成功的军事家不足六个月，作为一

① 指为查理七世（1422—1461年在位）加冕。1422年查理六世死后，查理七世即位，但因为历任国王举行加冕仪式的兰斯大教堂被英国占领而未举行加冕仪式。——译者注。本书页下脚注均为译者注。

个奋勇的战士仅一年有余。这远远短于她身陷囹圄的时间。她死时年仅十九岁。

以世俗的标准来衡量，这段短暂的军事生涯并不成功。她死时，为之奋斗的理想随之陨落。胜利会到来的，终归会到来的，只不过是在她被烧死三十年之后。她在法国最终胜利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众说纷纭，学者们花费了无数的书页与岁月争执不休。那么，为什么要铭记她呢？

她无需被视做受害者，而是一个勇往直前的人——她的动机是否正确也无需考察。她横空出世，献出了一切。她与那些远远胜过她的人比肩。她不识字，是个女孩，而且非常非常年轻。

但是，在她的年代，人们觉得她年轻吗？想想我们的祖父辈，这样的疑问就会产生。当我们还在宿舍中一觉睡到中午时，我们的祖父辈已开始承担相当沉重的责任。想想罗密欧和朱丽叶，还有那十五岁就举行的皇家婚礼。然而，即便在贞德的时代和环境中，十七岁也是非常特别的。如果她留在栋雷米村中，安心地做一个农民，十七岁的时候，她也许已经嫁作人妇，成为一个母